

殖民地台灣的 認同摸索

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

方孝謙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
1895-1945 / 方孝謙著. — 一版. — 臺北市：
巨流，2001〔民90〕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2-138-0（平裝）

1. 臺灣文學 - 評論 2. 臺灣 - 歷史 - 日據時期
(1895-1945)

827.8

90008337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
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著者：方孝謙

封面設計：黃瑪琍

地址：100 台北市博愛路 25 號 312 室

電話：(02) 23711031・23148830

傳真：(02) 238158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957-732-138-0

2001 年 6 月初版一刷

定價 24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

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

方孝謙著

 巨流圖書公司

批判／文化研究書系編委會

主編

陳光興(新竹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編委成員

丘延亮(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沈原(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

孫立平(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

孫歌(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張永新(吉隆坡策略資訊中心)

王謹(美國杜克大學亞非系)

蔡明發(新加坡新加坡大學社會系)

邱貴芬(台北中興大學外文系)

沈松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廖朝陽(台北台灣大學外文系)

夏鑄九(台北台灣大學城鄉所)

劉人鵬(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

本書系與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

目錄

9	緒論
12	一、觀念釐清
18	二、分期與史料
21	三、本書結構
29	第一章 英雄與土匪：日本據台初期的敘事認同
33	一、敘事認同與結構主義原則
42	二、日據初期殖民主流傳的敘事：伊能嘉矩的「本島人」土匪與英雄
53	三、被殖民者的「大丈夫」敘事：李春生東遊日本
58	四、「土匪」的故事：環繞西來庵事變的善書敘事
68	五、結語
77	第二章 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認同政治
82	一、民族認同與後殖民主義
94	二、蔣渭水的民族認同論述
105	三、二〇年代其他的民族認同論述
121	四、結語
127	第三章 日據後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庶民小說與知青文本的分析
130	一、歷史與小說：Hayden White的喻格理論
145	二、漢人小說建構的身分之一：庶民認同
155	三、漢人小說建構的身分之二：知青認同
162	四、葉盛吉的認同走向
168	五、結語
175	結論
187	附錄
189	參考文獻

致謝

本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歷年來補助專題計畫，計畫名稱及編號如下：

1. 「日據台灣之民眾意識與論述」(85-2412-H-128-001)
2. 「1930 年代南進論述下的台灣人認同」(86-2412-H-004-001)
3. 「再現觀念之比較分析：民族誌、歷史敘事、與新聞」(87-2412-H-004-019-K8)
4. 「日本殖民主之本島人觀與台灣人認同(1/2)」(88-2412-H-004-011)
5. 「日本殖民主之本島人觀與台灣人認同(2/2)」(89-2412-H-004-002)

其次要感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分在第 37 期(2000 年 3 月)第 40 期(2000 年 12 月)及第 42 期(2001 年 6 月)刊登本書的主要篇章。

最後謹把本書獻給我的家人、丘延亮、政大國關中心、新聞系及台社同仁。沒有他們的幫助，本書不可能問世。

緒論

從 1992 年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府立場，到 1999 年的「特殊兩國論」，再到廿一世紀兩岸進入 WTO 以後，在什麼名義下談「通商、通郵、通航」的爭執，二十世紀最後十年貫穿台灣政壇與民間的一個顯著話題，就是攸關「我們是誰」的認同問題。

當然多次的民意調查，已經把民眾對於這一認同問題的回答，呈現為「山」字型的分布狀態。「山」字中間的長豎，指相對多數的「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答案；而「山」字左右的短豎，則分為「我是台灣人」與「我是中國人」兩個排他答案的狀態，但是兩者的相對消長，則視民調在什麼特定時空或政治事件的脈絡下舉行而定。對於「我們是誰」的認同問題，在台灣自 1987 年解嚴以來，特別顯現這「山」字型的紛歧。

對於目前言人人殊的認同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台灣過去被日本統治的經驗，一個不但要面對大陸，更要面對日本的經驗中得到歷史教訓。所謂「歷史教訓」，我們理解為過去的故事所帶給今日讀者的整體意義。要得到這個歷史教訓，一方面我們必須知道日據五十年台灣漢人的認同故事是什麼？本書後面三章的主要內容，就是要述說由他們與「唐山」千絲萬縷的傳統認同，逐漸走入不同「民族」位置的認同分歧，再到二次大戰結束前一般庶民固守生活型態消極抗日，而知識青年卻心向日本的兩極化認同的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說服今日讀者，為什麼他們讀本書的認同故事，會得到我們所說的「整體意義」？我們的說服所根據的「敘事認同」理論，雖然詳細的解說分散在第一與第三章的理論部分，但是在下一節中，我們會試圖導引讀者了解「敘事」、「認同」及與兩者息息相關的「論述」觀念。

本書的主旨是要建立：日據下台灣漢人的認同曲折，如果誠如上

文大略勾勒的故事一般，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日本帝國主義者完成了既在政治上也在道德上領導少數「皇民」——化為「次日本人」的漢人——的統治型態，也就是建立了「弱勢霸權」；同時在這一統治型態之下，台籍菁英因為「殖民地現代性」的影響，輾轉於各種現代思潮中而不得安身。但這兩個主旨必須等我們說完整個日據認同的故事後，才能加以鋪演。在這個緒論裡，我們的工作是先介紹「敘事」、「認同」及「論述」的觀念；再討論如何對日據五十年做合理的分期，並簡介各期中所特有的敘事性濃厚的史料，以做為本書分章敘述的基礎；最後再介紹本書後面章節安排的結構及各章的內容大要。

一、觀念釐清

本書的書名中透露了以下分析必須借重的兩個觀念：認同與敘事，而兩個觀念的交集處則在第三個觀念——論述(discourse, 又譯為言說)。本節的目的就是要釐清這三個觀念的出處、各自的意義、及相互間的關係。在釐清的工作中，我們必須帶入結構主義語言學者 Ferdinand de Saussure 對「語言」(langue)與「言說」(parole)的區分；由於這一重要區分的存在，後續才有哲學家 Paul Ricoeur 以「字面意義」(sense)與「指涉意義」(reference)的另一區分，及史學家 Hayden White 以「首要指涉」(primary referent)與「次要指涉」(secondary referent)的二分法，修正 Saussure 的原始區分。而 Ricoeur 與 White 的新區分，也分別成為本書第一與第三章論證的依據。至於在第二章，除了認同與敘事的觀念外，另外又涉及「民族」的問題，我們留待本

節結束之前一併討論。

我們定義認同為「在特定歷史空間下，一群人想像如何以區分『我們』與『他們』的集體範疇——如民族、省籍、氏族、或階級——稱呼彼此所用到的各種論述。」這樣的定義有別於一般根基式的 (primordialist)、用客觀屬性的定義方式。如有人 (Smith, 1991: 14) 以「原鄉、共同的神話與歷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及共同的經濟與〔社會〕流動」定義民族認同，這就屬於根基式，而非我們的後殖民主義式的定義。在我們的定義下，要理解過去各時地的集體認同，我們勢必要去找「各種論述」，而依本書的旨趣，我們卻自我限定只找「敘事性」的論述，也就是各時地的人群之間曾經流傳的有關自／他群體的各種故事。故事性的文類，即敘事，當然可以非常技術性的定義為「把有韻律並不斷重複的母題 (motif) 集結成主旨 (thesis)，再把主旨集結成情節結構〔的文體〕」 (White, 1987: 43)，這樣的用法讓我們留待第三章的適當位置討論。但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對「敘事」的認知，透露這個觀念跟「認同」在「論述」上的高度重疊。那麼什麼是「論述」或「言說」？

論述在不同語言學派的認識中，固然可以指謂「音、字、句以上的語言運用」，即由語句連接而構成的語言學分析單位，但是在 Saussure 的「語言」與「言說」區分中，就特指「言說」 (utterance = discourse)，而這也非常貼近 Ricoeur (1976: 7) 的用法。讓我們從 Saussure 的原始區分討論起。

Saussure 把人類即身的傳播行為明確劃分為「語言」、「言說」兩部分，又視語言為一不受時間影響的結構，其中的組成符號依聚合 (paradigmatic) 關係與組合 (syntagmatic) 關係而固結成語言結構。「語

言」指的是根植於溝通者集體記憶中的一套文法規則，先於溝通者吐音、寫字前而存在，而且「每一個說話者都不具備完全的語言，完全具備者只有群體。」(Saussure, 1959: 14; 引自 Silverman, 1983: 11) 另一方面溝通者吐音寫字的結果，Saussure 稱為「言說」，一種在具體溝通行為中對「語言」極不完美的模仿。Saussure 重視的是對完美不變的語言系統的分析。

構成語言的元素——音素、字根、同義字、反義字等符號——能夠造成話語溝通後明白對方「意思」的結果。這種達成意義的機制，來自一個元素(a)與另一元素(b)之間的聚合與組合關係。a、b 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意義的產生首先來自 a 與 b 的聚合：a b 共享同一韻腳、同一偏旁、同一字頭或字尾，或 a b 是一組同義字或反義字(同義或反義都必須指涉同一物事)；簡言之，符號元素的聚合關係表現在符號之間具有某種相似性(similarity)。落實來說，「愛」、「恨」在「我愛你」與「我恨你」的句型中，具有相同的聚合關係，因為兩個符號共享一個相似點——你的人際關係。引申來說，如果「人比黃花瘦」的意義能被接受，必定接受者從「少女(?)」與「黃花」二詞中，看出某種「纖弱」的相似性。¹

再回到 a b 的組合關係。Saussure 強調，組合關係只能在實際的話語中體現(1959: 123)。a b 在一句話中占有位置，兩個位置呈現形式上的接近程度(formal proximity)，就是它們表現的組合關係。正如 a b 代表「回」「家」二字，它們在一句話(譬如「我『回』到『家』了」)中相關的文法位置，就構成它們的組合關係。不同於 a b 因為有相似性而表現聚合意義，a b 與其他符號的接近程度使它們組合形成更高一級的意義，也就是「我回到家了」一句話的整體意義。²

所以在 Saussure 的理論中，語言系統內部的符號元素，或者透過彼此交換傳送相似或相反的意義；或者組合其他符號形成更高一層的意義(Culler, 1993: 104)。但是如果仔細思考 Saussure 所言，組合關係必須體現在實際的語境之中，則「語言」與「言說」的界限似乎是流動的，因為我們說不準組合意義的產生，有多少是受到語境所代表的「脈絡」的影響。也因為這樣的懷疑，Ricoeur 試圖重新釐清語言和言說的界限。

在分析了 Saussure 結構語言學的特徵之後，³ Ricoeur 肯定道，「語言依賴兩個不可化約的實體而存在，符號與語句(sentences)。」(Ricoeur, 1976: 6)他認可 Saussure 在「語言」範疇中發展符號學的貢獻，但也認為必須在「論述」(即「言說」)的層面建構語意學。如果說符號學分析的對象是符號，那麼語意學研究的重點就是語句，以及語句結合而成的論述。

論述在溝通上的作用，由「論述事件」與「論述意義」的交互關係而起，而「論述事件」與「論述意義」本身，又是各自內在某種互關係的結果。以論述作為事件來看，這個事件是客觀力量與主觀力量的互動結果。客觀力量指的是「語句的意義」(utterance meaning, 1976: 12)，就是語句由諸如主詞＋動詞＋受詞這種文法的位格，所傳達的內容。主觀力量則指的是「話者的意義」(utterer's meaning, 1976: 19)，表現在語句的自我指涉部分(self-reference, 如在稱不喜之人的名字之後，以「牠」代稱)；語句的促動，或譯「演藝」部分(performatives, 如期許、應允、命令、問話的語句，除語意本身，都含有行動的部分)；及字裡行間話者的心意。這兩種力量運作的結果，就是「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傳播事件。